

足协杯首轮战罢,多队派出全替补甚至梯队阵容参赛

中超球队和足协都是“完成任务”

■本报记者 陈海翔

“轮换并不意味着放弃,希望球队中的年轻球员能在比赛中展现自己的实力!”足协杯首轮开赛前,多位中超主帅都说了意思几乎完全相同的这样一句话。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冠冕堂皇。在中超第一阶段即将迎来赛程超级密集的最后三轮之时,谁都明白哪一片战场才更为重要,而既然决定派出替补和年轻队员参加足协杯,便意味着球队实际上已在战略层面放弃了这项鸡肋杯赛。

大幅缩水的比赛场次,略显怪异的赛程安排,2020赛季足协杯就在这样一片“轮换却不放弃”声中于9月18日和19日展开较量。现实很残酷,中超球队对于这项赛事的态度甚至比外界所预估的更坚决,除了江苏苏宁和上海上港派出了大部分主力球员之外,其余俱乐部均选择了大面积轮换。而这也让本就鸡肋的足协杯在本赛季迎来了一个更食之无味的开局。最终,北京国安、上海上港、天津泰达、武汉卓尔、广州恒大、广州富力、山东鲁能及江苏苏宁

晋级次轮赛事。

“替补名单更像首发”是事实

在所有球队主帅中,最“言不由衷”的当属广州富力主帅范布隆克霍斯特。足协杯首轮开始前,这位荷兰教练豪言球队目标就是冠军,“我非常期待足协杯的到来,球队会百分百投入比赛,我们会全力以赴,争取进入下一轮。我们需要走好每一步,直至获得冠军!”这番与其余中超主帅相比略显另类的话,多少让外界产生了一些期待,直到比赛名单公布的那一刻。在那份名单中,范布隆克霍斯特一口气将温永骏、伍承儒、张锦梁、李明等四名鲜有登场机会的U21球员排入了首发阵容,其中温永骏今年刚满17岁,再算上本就是主力门将的U21球员韩佳奇和U23球员傅韵程,这支富力队在相当年轻。但令人称奇的是,就是这样一支被外界称为由毛头小伙组成的球队,却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半主力出战、对于晋级志在必得的卫冕冠军上海申花。只是不知道,这个结果是否真是范布隆克霍斯特想要的。

在足协杯首轮派出最多U字头球员的其实并非广州富力,而是与上海上港对阵的重庆当代。在上周六进行的这场比赛中,韩国教练张外龙不仅在首发阵容中派出了四名U23球员(含一名U21),还在比赛过程中先后换上了另外四名U23球员(含一名U21)。显然,对于目前排名苏州赛区第五、仅落后武汉卓尔1分的重庆当代而言,力争进入中超争冠组才是更重要的任务,一旦如愿,重庆队将提前完成自己的保级目标。

摆出“例行公事”姿态的并不只有这些游走于争冠组和保级组之间的球队,广州恒大和北京国安也在比赛中进行了大幅度轮换。恒大的首发阵容中只有梅方、张修维和严鼎皓三人算得上是主力替补,包括门将在内的其余球员在联赛中均鲜有机会;北京国安稍好一些,至少主帅热内西奥还在首发中派出了张稀哲这名绝对主力。除此之外,另一支传统劲旅山东鲁能也有所保留,在面对大连人队的比赛中,两队首发阵容中均无外援。

如此玩法,也难怪球迷们戏称“拿到足协杯名单,发觉替补名单更像首发”。

失去魅力的足协杯价值受损

与联赛相比,足协杯更多的魅力来自于冷门和黑马,例如嘉定博击此前便以业余球队的身份多次淘汰高级别职业队,一度成为全国球迷的关注焦点。也正是考虑到“黑马温床”的这一特性,中国足协于上赛季对足协杯进行扩军,参赛球队从此前一个赛季的72支增加到93支,其中29支业余球队的参赛数创下历史新高。更多业余球队加入,以及高低级别联赛队伍混合抽签的方式,让这项赛事因为冷门迭爆而吸引了更多眼球。

根据中国足协原本的计划,2020赛季足协杯还要进一步扩军,将参赛队增加至131支,但新冠疫情打乱了所有计划。缺少了业余、中冠、中乙这些低级别球队,今年的足协杯不仅失去了最大的魅力,也失去了一大批最愿意在这片赛场上全力以赴、证明自我的球队,转而成为了一个属于中超、中甲球队自娱自乐的附属赛事。足协杯冠军固然能拿到亚冠参赛资格,但毕竟这是只有冠军才能享有的福利,对于这个赛季联赛任务格

外繁重的绝大多数中超、中甲球队而言,他们不得不在其中作出取舍。

除大幅缩水的参赛规模外,本赛季足协杯临时安排、略显怪异的赛程也让各队叫苦连天。根据赛制,足协杯首轮仅中超球队参加,晋级的八支球队再与中甲前八名一起参加次轮较量。为尽快产生八支中超晋级队,中国足协在本就非常密集的中超首阶段赛程中硬生生挤出两个比赛日,直接造成首阶段最后三轮各队要在七天内全部打完。在不少球队因赛程紧密出现伤病潮的情况下,这个魔鬼赛程无疑将让各队十分头痛,也极可能引发更大面积的伤病。也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球队在足协杯首轮毫无顾忌地派出全替补阵容甚至梯队阵容。

对中国足协而言,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成功运营足协杯的确不易,同时也能在商务领域作出交代,但这同样会带来负面的代价——不少中超球队以“完成任务”的态度结束比赛,将令杯赛贬值。一旦亚冠联赛得以重启,第二阶段以后足协杯还将与亚冠冠军撞车,那时候或许会诞生新的尴尬。

申城举行乒乓球国少国青选拔赛

本报讯(记者吴雨伦)经中国乒乓球协会授权,由上海市乒乓球协会主办的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上海市选拔赛于9月19日、20日在曹燕华乒乓球培训学校举行。来自全市7岁至14岁的461名乒乓球小选手分别参加了四个年龄组的男女单打比赛。比赛优胜者将参加由中国乒协主办的第二阶段选拔赛,有机会成为新成立的国家青年队和国家队的一员。

重视后备人才培养是中国乒乓保持长盛不衰的基石,也是上海市乒协历来最重视的工作之一。上月国乒东京奥运会模拟赛结束后,在刘国梁的牵头下,中国乒协决定组建国青队、国少队。国青队将由年龄在11至14岁的男、女各32名队员组成,国少队则由年龄在7至10岁的男、女各32名队员组成。根据赛事安排,这两支队伍将每年将举行不少于两次集训,入选运动员有机会代表中国队参加同年年龄段国际赛事。

上海乒协积极响应,并迅速推出选拔赛的机制,提出面向社会、运动队、学校、俱乐部、个人的报名渠道,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严格按照选拔名次顺序,推荐优秀青少年选手参加中国乒协的第二阶段选拔。选拔赛报名开始后,立即在全市青少年乒乓球选手中产生热烈反响,其中报名参加11至12岁年龄组的选手达到155名。

参加本次选拔赛的既有中乒院、曹乒校、华东理工大学俱乐部和上海队这样集体报名的机构,也有来自巨鹿路一小、树德小学等以个人名义参赛的选手。上海市乒乓球协会主席陈一平表示,选拔赛的盛况呈现出上海青少年乒乓球业余训练的雄厚基础,也进一步证明上海是中国乒乓球的摇篮。

2020年唯一一场全国性综合田径赛事上周落幕

战绩不佳挺正常 体能测试很魔幻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上周五于绍兴落幕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举办的首场全国性田径赛事,也是年内唯一的一场。这是一届承载着独特使命的锦标赛,遗憾的是,低气压所造成的闷热与潮湿几乎覆盖了全部四个比赛日,让本就久疏战阵的选手们更为不适。

奥运会前,一切都是蓄力

这种不适感直接体现在了成绩之上:向来不擅长雨战的中国跳高“一哥”王宇连续三次挑战2米24失败,无奈屈居第二;去年三破亚洲纪录的标枪名将吕会会以65米70无缘夺冠,而赛前教练组的预估是“她至少也能66米”;在国内男子百米界仅次于苏炳添、谢震业两大巨头的许周政甚至险些连决赛也无法晋级,10秒50的决赛成绩远低于其正常水平。不过,考虑到最终夺冠的谢震业也不过只跑出10秒31,在迷失的众多选手之中,许周政的成绩并未显得太过离谱,而他本人对此的解释也成了多数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真实写照,“我一直在尝试,就是找不到节奏”。

男子跳远赛场成了为数不多的例外,分获冠军的王嘉男与黄常洲分别跳出8米36及8米33,创造了2020赛季世界排名前二的成绩。在长期未亮相正式比赛的情况下,这样的成绩更显珍贵,只可惜他们的表现在本届赛事并不具备代表性——在男子百米决赛中出发不久就感到身体僵硬的湖北选手吴智强、被教练指出“状态还不如上半年”的女子撑杆跳名将李玲才是多数选手的常态。更何况,纵使王嘉男的成绩已足够优秀,但能成为本赛季世界最好成绩,多少也得得益于全球范围内多数田径赛事停办的现实。翻看2019赛季男子跳远世界最佳成绩就不难发现,8米36称得上一流,但无法跻身赛季前五。如果说本届赛事还有其他亮点,或许也仅有13秒24这一本赛季亚洲最好成绩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的谢文骏,不过即便是谢文骏本人也认为,这一成绩未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

在这一全年仅有大赛的平台之上,对于那些未能如愿发挥的选手而言,感到遗憾甚至失落再自然不过。然而



男子百米大战成绩惨淡,许周政(右一)因体能测试成绩才跻身决赛,冠军谢震业(左二)也仅跑出10秒31。新华社发

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而言,这其实也并非坏事。“每场比赛都是积累经验,每场比赛都在寻找不足。”本次比赛中,王宇在北京的一场小型赛事中小试身手,对于此番的低迷表现,他看得很开,“争取把最佳状态放在明年”。在长期无赛可比的无奈现实下,成绩下滑才更符合竞技体育的常态,这并不意味着运动员疏于训练或训练效果不佳,因为训练和比赛从来都相辅相成。更重要的是,在奥运延期一年的情况下,目前显然不是展现最佳状态的好时机,正如吕会会的主管教练吕钢所言,“在奥运会前,所有训练和比赛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储备能力”。

“体能大比武”制造魔幻景象

除了参赛选手的状态之外,全锦赛的另一话题则是首度引入体能测试作为准入门槛。尽管苏炳添与女子铅球名将巩立姣因未通过“体能大比武”而无缘本届赛事最终被证实只是谣言,但确实有不少比赛的结果因此改变。

在女子跳远赛场,河南老将许小令跳出6米63的佳绩,将其余竞争者远远甩在身后,但最终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却是成绩仅为6米48的四川选手郭思佳。由于未能在体能测试中位列前12,许小令其实并无参赛资格,只是中国田协与赛事组委会出于让选手通过比赛找状态等因素的考虑,给予

其“测试选手”的特别身份,自然也无法参与名次争夺。

体能测试不仅是全锦赛的参赛门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专项成绩,成为在判断选手能否晋级决赛时被优先考虑的标准。以男子100米为例,16名选手按预赛成绩排序,前十名暂时保留晋级决赛的希望,但需按体能测试的成绩再度排序,取体测前八晋级。在第二次排序的过程中,只有当选手的体能测试成绩相同时,才会按照其预赛的专项成绩区分排名先后。许周政得以晋级决赛,正得益于这一颇受争议的全新赛制——他的百米预赛成绩在16位选手中恰好“卡”在第十,因体能测试排名靠前,他在竞争中挤掉了并列第

十的国家队队友梁劲生以及预赛成绩更出色的黄永炼与石雨豪。而女子中长跑名将王春雨则是反例,即便她在女子400米预赛成绩高居第二,体能排名仅列第九的她仍无缘决赛。

据统计,本次赛事中共有16位拥有正式比赛资格的选手,在成绩足以晋级决赛的情况下因体能分过低而止步预赛,而在不设预赛的项目中则有五位未能通过体能测试的选手,以“测试运动员”的身份交出了足以跻身前三但最终不列入名次的成绩。

关于体能测试的是非功过,如今或许还无法给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让这场本就有重大意义的全国锦标赛显得更加魔幻与特别。

公路自行车赛崇明上演

本报讯(记者谢笑添)曾举办过多场国际顶尖自行车赛事的崇明区,已是国内自行车运动氛围最浓郁的地区之一。昨日,第三届崇明休闲体育大会长三角公路自行车业余赛在崇明区陈家镇郊野公园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逾400位选手参与。最终,森地客-捷安特车队选手夏威夺得男子公路精英组冠军,康师傅-高士特车队获得精英组团体第一,男子公路大师组冠军由金玉林摘得,许婷婷获女子大众组冠军。

本次赛事由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主办,与赛事一同开幕的还有第三届崇明休闲体育大会。大会的举办旨在结合崇明优质生态资源,打造崇明品牌赛事,扩大体育赛事的溢出效应,助力乡村振兴。为确保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体育赛事成功举办,崇明区体育局开发了“乐动崇明”小程序,组建防控专家组,统一赛事报名渠道,统一使用“三合一”的智能设备端口进行人员安全检测,确保赛事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体温及健康状况的检测高效有序。

上海市武协召开第七届会员大会

本报讯(记者谷苗)上海市武术协会第七届会员大会上周五在东方体育大厦举行。会上,上海市武术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并审议通过《上海市武术协会章程(草案)》,随后选举产生了14名负责人和37名理事。市委巡视员原副组长、正局级巡视员专员俞凯丰当选为上海市武术协会第七届会长,原上海武术学院院长严辉当选常务副会长。

上海武术拥有为人瞩目的历史传统,精武体育会和中华武会在武术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扩大了上海武术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同时,上海武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大众健身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据统计,上海市武术协会目前共有75家会员单位,由区武术协会、团体俱乐部、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和高校等组成。

新一届上海武术协会将以第十五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在沪成功举办为契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倡导“大武术观”的发展理念,深化武术改革,推进武术发展,进一步加大武术的普及和推广力度,并落实开展武术进校园、武术文化建设和武术产业化等工作。

全民体能大赛上海站落幕

本报讯(记者陈海翔)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动会品牌特色赛事——2020年全国全民体能大赛城市赛上海站昨天在XPARK运动基地落幕,本次赛事共吸引了近百名爱好者参与。

赛事设立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和团体赛三个组别,遵循体能运动特点,分为计时赛、计数赛等多种形式。两天时间内,各选手需要参加两项有多个动作组成的大项,最终通过积分累积的方式决出冠军,这种比赛方式对选手的体能考验非常大。全国全民体能大赛2020赛季随后会在多座城市上演,并将于11月举行全国总决赛。

计划每日入场观众数从最初的20000人降至现在的5000人

法网正一步步向疫情妥协

蒙娜·马修球场则为每天1500人入场。然而过去一周,法国的新增病例高达6万例,9月19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13084例,再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法国卫生部长维兰坦言,疫情恶化“已经成为现实”。法国网球联合会再次作出妥协,9月17日发布声明称,法网将仅对观众开放菲利普·夏蒂埃球场,每日最多允许5000名观众入场观赛,比此前的11500人大幅度减少。

法网不顾疫情传播的风险坚持向观众开放,在球员间也引发了争议。白俄罗斯名将阿扎伦卡抨击称,法网此举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而非参赛球员的健康。小威廉姆斯则称矛头直指法国网球联合会,称组委会不仅未向球员提供防

疫信息,且对观众与球员执行双重标准,“为何法网允许球迷入场,而球员不能自由活动呢?既然球迷可以观赛,球员们在隔离区内比赛又有何意义呢?”

疫情形势愈发严峻,法国网球联合会一意孤行的背后是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法网每年为法国网球联合会带来高达2.6亿欧元的收入,占其年度收入的80%。法网的收入将资助法国各阶层的网球产业,还为该国网球教练和网球员提供资助。法网约三分之二的收入来自门票销售、纪念品售卖、餐饮售卖等现场收入,因此在经济利益面前,法网甘愿冒险向观众开放。朱迪切利称,“法网是法国网球运动的引擎。它养活了我们这个生态系统里的人。所以在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保护他们的利益。”

去年法网期间共有约52万人次观众赴罗兰·加洛斯观赛,创下该项大满贯新纪录。如果今年法网“空场”举行,法国网球协会将损失1.7亿欧元。从刚刚落幕的美网来看,“空场”办赛令美网在现场消费方面损失巨大,美国网球协会首席执行官卢·谢尔称,今年美国网球协会的收入比去年下降65%。

目前距离法网开赛仅一周,越来越多的顶尖球员宣布退出法网的争夺。刚刚在法拉盛捧杯的大坂娜奥米18日表示,伤病与赛程安排令她决定退出法网,“我的腿部依旧有疼痛感,所以我没有时间准备红土比赛。对我而言,美网和法网

这两项大满贯在时间上实在太接近了。”也有多家媒体指出,大坂娜奥米在红土场地惨淡的战绩才是她退出法网的重要原因。作为最“偏科”的大满贯得主,大坂娜奥米职业生涯所有六个冠军和三个亚军均来自室外硬地这一场地。与成绩卓著的美网与澳网相比,大坂娜奥米在法网的战绩可谓惨淡——从2016年起四战法网,2016年、2018年、2019年均止步首轮,2017年则惨遭“一轮游”。此外,女单世界第一巴蒂、去年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也已宣布因疫情风险退赛。

倘若法国疫情形势近期无法受到控制,很可能将有更多球员加入法网退赛潮。一旦如此,组委会只能进一步作出妥协,“空场”比赛也许将成为唯一的选择。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法网将成为网球巡回赛恢复后首项允许观众入场的赛事。”在法国网球联合会主席伯纳德·朱迪切利的美好蓝图中,这项推迟至9月开赛的大满贯将成为2020年网球赛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站。然而,从最初计划每日20000名观众入场,到9月17日发表声明称巴黎警方仅允许每日5000人入场观赛,当地愈演愈烈的新冠疫情正让法网一步步向现实妥协。

职业网坛因新冠疫情陷入停摆后,法国网球联合会单方面宣布将法网从5月推迟至9月举行,一度因扰乱其他赛事安排而备受争议。数月来,法网组委会对于观众入场的强硬态度更是令其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此前,法网坚持每日将允许多达20000名球迷观赛。随着欧洲疫情形势反弹,9月7日,法国网球联合会改口称每日观众人数上限将缩减至11500人,中央球场菲利普·夏蒂埃球场、一号球场亦琳·朗格伦球场每天各允许5000名观众观赛,较小的西